

翠凤翔龙

卧龙生著
台·湾

黄山书社



(皖)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:任耕耘

封面设计:周明

翠凤翔龙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·卧龙生

黄山书社出版发行

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24 字数:473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01—10000

ISBN 7—80535—958—X/I · 155

全套定价:29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武盟盟主岳子瑾在任时因失窃宝物玉箱，为此引退武林。十年后首席白长老死于邛山古墓，留下血字之谜，一时武林纷纷猜找宝物藏处。

岳盟主之子年轻的武林高手岳云翔，同美丽迷人的女侠凤玉英，相互联手，为寻找宝物，揭示真相而步步紧迫，大破无名谷天国城，手刃武盟叛徒，救出被欺师灭祖杨峻所害的师祖。最终真相大白天下，宝物重归武盟。悬案怨仇化解，岳云翔、凤玉英之间的爱情姻缘终成，也有了幸福的结果。

第 一 章

云雾迷濛，山势陡奇。

层峦堆翠，洞壑深幽。

一座终年云环雾绕的插天绝峰之下，一处深邃神秘的岩洞中，一对男女相对盘膝而坐。

男子须发皤皤，但仍红光满面，依旧清奇脱俗，神态中隐现逼人威仪。

女子模样甚年轻，风华绝代，美艳绝伦。

两人身边靠壁处，放着一口加了锁的铁箱，箱盖上刻了龙飞凤舞的四个巴掌大的小篆：“天宝遗物”。

铁箱的下方，另放着一具木匣，匣盖上以楷书写着：“锦绣珠玑”四字。

令人惊奇的是，这对白发红颜男女，虽然模样栩栩如生，竟然双双断了呼吸，连脉搏亦已停止。

难道他们皆已死去？

再看那铁箱与木匣，果然满布蛛网和灰尘，显然已久久不曾动过。

这景象委实令人不解，透着神秘诡异的气氛。

这一对男女究竟是何方神圣？

这铁箱与木匣又隐藏了什么秘密？

江湖诡谲，武林飘摇。

一场孕育已久的武林风暴，已隐然有发动的前兆……



洛阳——是我国历史上六大古都之一，历为东周、北魏、西晋、魏、隋及后唐七朝建都之地，建都的时间最久，朝代也最多。

就在洛阳城旧城，离邙山不远，有一处占地十余亩的建筑巍峨巨大庄院。

该庄院的大门上方竟高悬着两块匾额，上方的匾额写着“天风庄”三字，下方的匾额却又写着“振远镖局”，不明底细的人，谁都弄不清这究竟是“天风庄”还是“振远镖局”。

原来，“天风庄”和“振远镖局”的主人是同一个人，这人就是马振远。

马振远当年曾是武林中的风云人物，名震黄河两岸和大江南北。

自从退居林下后，便建造了这处“天风庄”，并开设了“振远镖局”，由此看来，马振远虽然不再在武林走动，但却并未正式归隐，因镖局里的事，他必须亲自督导和掌管。

马振远不论是在江湖道上，或在乡里都是出了名的孝子，他把庄院取名“天风庄”，是纪念他的父亲马天风，再以自己的名字做为镖局局名，而且匾额也是“天风庄”在上，“振远镖局”在下。



一天上午，一名丰神俊逸、秀拔英挺的蓝衣少年，出现在“天风庄”的大门之外。

大门外有两名带刀大汉负责守卫。

蓝衣少年尚未走近，便被一名肤色黝黑的带刀大汉喝住。

蓝衣少年彬彬有礼，双手抱拳道：“在下岳云翔，想求见马庄主，烦劳二位通报一声。”

黑皮带刀大汉刚要开口，却听另一灰衣带刀大汉道：“慢些为他通报，小姐马上就要出庄！”

岳云翔似是颇为不解的问道：“贵庄小姐出庄，与在下进庄，有关系吗？”

黑皮大汉道：“我们小姐脾气大，她出庄时，庄门外决不能有闲杂人等，这位小兄弟最好暂时躲上一躲。”

岳云翔微微一笑道：“你们要我躲到哪里去？”

黑皮大汉道：“只要躲开我们小姐的视线就好。”

岳云翔不由暗感可笑，他不愿多事，立即走向大门旁一棵树下。

其实树下也不过仅是离大门前数丈而已，根本不可能躲过进出大门的人视线。

黑皮大汉正要交代岳云翔再躲远些，不想这时小姐的坐轿已经出了大门。

看来，这位小姐是要出远门的，否则，娇生惯养，进出大门，也用不着乘轿。

轿是橙色的，由四名彪形大汉抬着，轿前轿后，并有四名绿衣小婢随护，看来派头实在不小。

那两名守门大汉，在小轿通过面前时，都毕恭毕敬的躬身行礼。

原来这位小姐叫马双双，是庄主马振远的独生女儿，自幼养尊处优，而且又骄纵任性，难怪庄上的人，都对她敬畏三分。

小轿忽然停了下来，只听轿内传出一个娇滴滴有如莺啼般的声音道：“黑皮，那边树下站的什么人？为什么不要他走远些？”

黑皮大汉有些畏缩的道：“禀小姐，那年轻人是来求见庄主的。”

轿内人淡然又道：“他报过姓名没有？”

黑皮大汉躬身道：“报过了，他叫岳云翔！”

轿内人道：“那就要他先来见我，我有话问他。”

黑皮大汉立即转身高叫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小姐要你过来！”

其实即使黑皮大汉不代为传话，岳云翔也已听清轿内人说些什么。

他虽不屑被一名年轻女子颐指气使，但因此来身负重任，不愿把形势闹僵，只好缓步来到轿前，拱了拱手，朗声问道：“姑娘有什么话，就请问吧！”

但见轿帘一掀，轿内人探出一颗螭首。

岳云翔不觉眼睛一亮。

这女郎好美，弯弯的两道柳眉、秋水般的眼睛、高高的鼻

梁、红红的樱唇，看神情慧黠中却又带着一股刁蛮之气。

下人们既然称她小姐，这女郎当然就是庄主马振远的独生女儿马双双了。

在这刹那，马双双的视线，立即紧盯在岳云翔脸上，久久不曾转动过。

马双双似乎从未如此全神贯注的看人过，连被看的岳云翔都不得不将视线避开。

只听马双双问道：“你叫岳云翔吗？”

岳云翔傲然答道：“不错。”

“有什么事要见家父？”

“见了庄主后自当说明。”

“先告诉我也是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！”

“为什么不一样？”

“在下要见的是令尊，不是姑娘。”

马双双俏脸上现出嗔意，她一向习惯了别人对她的阿谀奉承，像岳云翔这种态度和语气与她对答的，还是第一次遇上。

双方默然片刻，马双双才冷冷一笑道：“你该知道本庄的规矩？”

岳云翔不动声色道：“姑娘不说出来，在下如何知道。”

“那就告诉你，要想进庄，必须先经过本姑娘这一关。”

“不知姑娘设下的什么关口？”

“你该明白，天风庄是武林世家，而且又兼营镖局生意，如

果不是身负武功的人，就别想进来，不过谈生意的客人例外，你不像谈生意的吧？”

“在下自然不是谈生意的人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本姑娘就要试试你的武功。”

“在下情愿领教，不知是否姑娘亲自主手？”

“那要先看看你的身手如何再说。”

马双双说着，喝令轿前两名绿衣小婢道：“春桃、秋菊，你们两个先去和他试试！”

春桃、秋菊立即应声而出，两人站好方位，“刷”的一声抽出佩剑，四只眼睛，紧紧的盯在岳云翔身上。

马双双道：“岳公子，本姑娘看得出你必定身手不凡，所以才要她们联手出战，你如果认为不公平，我也可以要她们一个一个的来。”

岳云翔淡然笑道：“这样最好，免得多浪费时间。”

“那么你就亮出兵刃吧！”

“不必，在下习惯了徒手对搏。”

马双双转过头来道：“春桃、秋菊，人家不想浪费时间，你们马上动手！”

岳云翔看得出，这两名小婢，似乎身手都不弱，他不便主动出手，只是稳站当地，以待来敌。

春桃、秋菊几乎在同一时间发动攻势，像两只绿色蝴蝶般飞舞近前，两柄剑快如闪电，各取方位刺向岳云翔胸部和腰部。

岳云翔并未出手反击，不知他用的什么身法，脚下未离原

地，刺来的两道剑锋竟全落了空。

当春桃和秋菊收回剑后，岳云翔却是若无其事一般，一副气定神闲模样。

马双双神色微变，喝道：“再攻！”

这次春桃和秋菊各自拉大距离，分由岳云翔两侧攻进，出剑之速，更胜前招。

岳云翔终于被迫离开原位，双掌一按，身子直冲而起。

就在他身子刚刚离地，迅快无比的双掌再向两侧切出。

只听春桃和秋菊同时发出一声惨呼，两柄剑也同时掉落地上，人也各自向一侧摔出去好几步。

原来岳云翔先前身子刚离地时的双掌外切，正好切中两婢的握剑右腕，两婢右腕一麻，兵刃自然就脱离而出。

其实岳云翔只是点到为止，他若下手重些，两婢即使不被截断腕脉，至少也必定被戳中穴道。

马双双的神色又是一变，一面喝令两婢退回，一面便欲跃出轿来。

忽听黑皮叫道：“禀小姐，韩镖头来了！”

岳云翔游目望去，果见一名身材高大魁梧、满面虬须的彪形大汉，由大门内快步而来。

韩姓镖头来到轿前叫道：“小姐，庄主要你回去！”

马双双问道：“我爹什么事叫我回去？”

韩镖头摇头道：“庄主没说什么事。”

马双双哼了声道：“韩镖头，你已看到刚才发生过什么事吧？”

韩镖头道：“看到了，是春桃、秋菊和这年轻人动过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马双双道：“别问怎么回事，现在看你的了，把这人给弄进庄里去！”

韩镖头应了一声，一扬臂，悬在腰间的厚背大砍刀便出了鞘。

岳云翔还是未亮兵刃。

韩镖头吼道：“年轻人，亮出兵刃来，韩某从不与手无寸铁之人动手。”

岳云翔不动声色道：“尊驾就试试这一次如何？”

韩镖头很上路，不想占便宜，只好把厚背大砍刀又悬回腰问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韩某就和尊驾徒手过几招看看，让尊驾先行出招。”

岳云翔淡然笑道：“在下是依礼拜庄，与尊驾交手，只是被迫而为，自然不便先行出招。”

韩镖头干脆得很，一个虎跳，扑身疾上，一抡斗大的拳头，直向岳云翔心窝捣来，动作快得令人目不暇接。

岳云翔料想此人膂力无穷，不便硬碰硬的硬接，急急一个巧妙的滑步旋身，正好将拳势闪过。

韩镖头一拳捣空，紧接着下面又飞起一记“魁星踢斗”，直向岳云翔右膀扫去。

岳云翔再一旋身，使得韩镖头踢出的一腿，再度落空。

两击不成，韩镖头已动了肝火，更有些沉不住气，竟然大开大阖的夺臂直进。

这种打法，等于是追着一个人猛攻，大有攻不倒对方决不罢休之概。

这一来，迫得岳云翔不得不出手还击了。

否则，若被对方追逐得一直兜圈子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实在不太雅观，也太逊了吧！

在岳云翔出手反击之初，韩镖头本以为凭自己高大的身材和过人的内力，很快便可将对方制服，岂知三两招过后，他便已大感心惊。

因为对方虽然每一出招使势，看来好似轻描淡写，毫不着力，而他有如狂风骤雨的攻势，却一直招招落空，简直像和有影无踪的鬼魅在缠斗一般。

大约在五、六招过后，韩镖头只感右臂一麻，已是半边身子动弹不得。

接着左臂又是一麻，人便僵在当地。

但他感觉得出，对方所用的手法，绝非点穴截脉，而是另有技巧，这会韩镖头可踢到铁板了。

就在这时，马双双已跃出轿来。

岳云翔退后两步，抱拳道：“莫非姑娘要亲自赐教？”

谁知马双双却喝令四名轿夫和四名随护的绿衣小婢道：“你们都回庄去吧！”

接着再吩咐那守门黑皮大汉道：“把韩镖头送回去！”

岳云翔弄不清马双双要做什么，只是站在一旁蓄势以待。

马双双见所有的人几乎全已走光，只剩下另一名灰衣守门汉子，这才缓缓走近岳云翔道：“走吧！”

岳云翔一怔道：“莫非姑娘已不想和在下比划了？”

马双双嫣然一笑道：“还有什么可试的，若硬要试，我照样也是你的手下败将。”

“姑娘太客气了吧？”

“我这人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客气，总之，公子是我听说过的人当中，武功最高的一位，你不是要见我爹吗？随我来！”

岳云翔想不到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结局，也只好随在马双双身后向大门内走去。

进入大门，首先便是镖局，眼前所见，是一个广场，停放了不少镖车。

两侧靠墙，是两列大马厩，几十匹马拴进去还有余裕。

中间一段是连栋大屋，有如兵营一般。

再往里进入，隔着院子，才是家眷住的内宅。

由此看来，等于前面是镖局，后面是庄院。

庄院占地与镖局差不多，侧面另开着大门。

奇怪的是在庄院之后，却是一处有如废墟般的荒芜林园，如果这是天风庄的后花园，为什么不加修整，竟然任其荒芜，这倒耐人寻味了。

马双双直把岳云翔引到内院大厅，亲自沏了一杯茶道：“公子请稍待，我去告知家父。”

此刻的马双双，已完全没有先前的骄气与矜持，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

岳云翔拱拱手道：“姑娘请便。”

马双双走了两步，却又回身道：“记住，待会儿见了家父，

再称呼他庄主，别叫他局主！”

岳云翔哦了声道：“这我记住了，只是不明白其中原因？”

马双双道：“其实天风庄主和振远镖局局主都是家父一个人，家父已退居林下多年，不再在武林走动，所以他老人家不希望有人称他局主，因为镖局和江湖总是沾上了一点关系。”

“我一定遵照姑娘吩咐。”

“我去了。”

大厅里面布置得很雅致，不但各种摆设古色古香，四壁还悬挂了不少名人字画。

岳云翔边喝茶边等待。

谁知直等了将近顿饭工夫，仍不见主人前来。

就在他渐感焦躁之际，马双双已翩然而入。

马双双一进门就语气亲切的道：“公子，小妹该叫你岳大哥了！”

岳云翔虽然心里已有数，却故做不解的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我在家父面前提到你的名字，才知道令尊当年原来曾是家父的上司，而且对家父多有爱护提拔，刚才在大门外，小妹实在失礼，岳大哥千万别见怪才好！”

“姑娘说哪里话，不知者不怪罪，何况家父和令尊的关系，也只是同事关系，姑娘你太客气了。”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家父对令尊，一直心存感激和敬仰，这种关系，是永远抹不掉的。”

“令尊呢？”

“岳大哥不是外人，家父正在内室等候，岳大哥，请随小妹

到内室去吧！”

出了大厅，再穿过一处院落，才是庄主马振远的居室。

居室外是一间小型客厅，马振远果然已站在客厅门前，笑容可掬的相迎。

岳云翔幼年时曾见过马振远，那时他的父亲岳子瑾正担任武林盟主，马振远则是武盟总坛的总管，不过这已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，但马振远的模样并没改变多少，而岳云翔却由一个孩童长成了青年。

马振远老远就笑呵呵的先开了腔：“岳世兄，想不到你会千里迢迢来到敝庄，快快里面请坐！”

进入客厅，马振远望了陪岳云翔同来的女儿一眼说：“双双，你出去！”

马双双有些不情愿，但还是走了，临走时深情款款的回望了岳云翔一眼。

有心人不难看出，这位娇生惯养的姑娘，竟在极短时间内，对岳云翔萌生了爱意。

不等岳云翔开口，马振远便关切的问道：“瑾公的情况一定很好吧？”

岳云翔道：“家父自武盟退隐后，一直是老样子，终日足不出户，几乎已与武林绝缘。”

马振远肃容道：“像瑾公那样领袖群伦的盖代高人，实在应该继续做些造福武林的事，可惜正当他老人家威望达到巅峰之际，却毅然引退，这是整个武林的损失，更令追随过他的人感到莫大遗憾。”

岳云翔谦逊的道：“事情已经过去十几年了，庄主就不用提了。”

“岳世兄这次到敝庄来，是否带来瑾公的令谕？”

“以家父目前的在野之身，哪里来的令谕，不过晚辈确是奉家父之命而来。”

马振远啊了声道：“那一定是瑾公对我有什么吩咐了？”

岳云翔摇头道：“不敢当，家父是要晚辈来投奔庄主，在庄内谋一份差事。”

马振远甚感吃惊，道：“什么？瑾公要世兄来本庄谋一份差事？那不是太太材小用了吗？这万万使不得。”

“使得的，庄主这里有现成的镖局，晚辈自信充当一名镖师还可胜任。”

“那太委屈世兄了，瑾公是我的老上司，我怎敢委屈你在镖局里充当一名镖师？”

“家父的意思，是希望晚辈在这里历练历练，凡事总该从头做起，何况更有庄主照应。”

“瑾公真的说过这话？”

“晚辈怎敢欺骗庄主，若不是奉了家父之命，晚辈千里迢迢前来投奔，那就显得太冒昧了！”

马振远犹豫了甚久，终于点了点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有委屈世兄一下子！”



岳云翔果真在镖局里做起镖师来了。

不过，马振远暂时并未分派他任何任务，连住的地方，也和其他镖师不在一起，显然他是受着极大的优待。

初进天风庄，认识的人不多，一个人实在寂寞，所幸马双双经常来陪伴他。

在他面前，马双双已变成一个柔顺可爱的姑娘。

但岳云翔却必须自己警告自己，他是负有任务而来，在真相未水落石出之前，决不可在马双双身上用情，否则，后果很可能不堪收拾，说不定会造成两人之间的终生憾事。

他一直不解，庄院后方的那处广大的林园，为什么荒芜到那种样子。

经过向马双双打听，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
原来那座荒芜的林园叫“华园”，是一位进士出身做过八府巡按的华大人的宅第，当天风庄和振远镖局未建立前，也是属于华园的园地。

华大人在多年前便已去世，由于子孙不孝，以致家道中落，宅第荒废。

当时马振远正好准备退隐林泉，看准了这里风水好，便买下华园的一半，建造了天风庄和振远镖局。

至于目前的华园，连华大人的后代也已不知去向，无人照管，任其败坏，又怎能不变成一座废墟呢！



闲来无事，岳云翔决定到外面走走。

洛阳是七朝古都，名胜古迹自然很多，尤其城北的邙山，